

我也愛回「家」



文仔探望爸爸和關懷大使合照

我叫「文仔」，是一名嚴重智障人士，又有自閉症。家人都很疼錫我，尤其是我的爸爸。媽媽過世後，我已差不多十年沒有回家度假了，因為照顧我洗澡、吃飯要花費老爸很多力氣。不過老爸一到週末就來宿舍探我，每到星期六下午，我都站在宿舍門口，靜靜地等候他到來。直到有一天，他再沒有出現……

一個週末的下午，我仍舊站在宿舍門前盼望着，看見宿舍同伴的爸媽都來了，唯獨是不見老爸。突然社工姑娘宣佈這幾位爸媽是特別來陪伴我去老人院探望我老爸的。原來他中了風，要住進老人院。她發動了宿舍其他舍友的爸媽組成了「關懷大使」，帶著我去探望老爸，我真的很開心

可以再見到他。幾位「關懷大使爸媽」後來又帶我去醫院，我隱約感覺到這是最後的一次見到老爸了；我雖然害怕，但我主動牽著他的手，令他感到我在他身邊……

住在院舍的智障朋友，因為家長在照顧上有困難，而要離開自己至親的家人。可曾嘗試換個角度，以智障人士的身份來感受他們的處境？他們在缺乏自主的情況下，被安排在宿舍過群體生活：與自己沒有血緣的人共處一室，大伙兒擠在細小的空間內，各自沈浸在自我的世界裡，起床、吃飯、洗澡、看電視、睡覺……像是一個電腦程式，按一個制式，大家按時間流程共同行動。院舍服務的形態越來越像一間流水作業式的工廠，所不同的是：工廠生產貨品，我們卻是「生產」人的服務。

現今做服務管理，要講求成本效益、衡工量值、善用資源，已經忘記了殘疾人士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也可以有自己的選擇，表達自己的想法，享有自己的空間及與自己親愛的人見面。原來住在院舍的智障朋友都是關係最匱乏、被遺忘的一群。我們著眼於「生產服務」時的效率和無誤，往往忽略了「體貼」、「人情味」和「人性化」的元素。感謝那一群「關懷大使爸媽」愛的行動，讓一班智障舍友能與至親連繫起來，也令我們認真去思考如何能在院舍為殘疾人士建立以愛維繫、團結關懷的另一個「家」。



在「關懷大使」陪同下，另一位舍友少嫻到老人院探望她的媽媽，和媽媽分享活動相片